

汾水弦歌

陈宝璐

管涔之山藏灵秀，汾水一湾贯三晋。汾河古称“汾”，取“大也”之意。这条黄河第二大支流，自宁武县的泉眼汨汨涌出，穿峡谷、过盆地，纵贯6市的29县(市、区)，713公里的行程，不仅是地理的流淌，更是晋地文脉的千年奔涌。它不似长江那般奔腾东逝的壮阔，不若黄河那般浊浪滔天的雄浑，而是以温润而坚韧的姿态，滋养着表里山河的风骨，承载着华夏文明的碎片，在岁月长河中，奏响一曲从未停歇的弦歌。

汾水的魂，藏在治水先贤的丰碑里。《左传》载，台骀疏导汾河，平息水患，早于大禹治水，被尊为汾水之神。这份与先民共生的智慧，刻在晋祠的碑刻中，融在汾岸的草木间，成为三晋儿女坚韧不拔的精神底色。古人敬畏汾水，亦感恩其馈赠，雷鸣寺旁的汾源灵沼，清泉终年不涸，石壁上“汾源灵沼”四字，镌刻着世代百姓对母亲河的敬仰。四千年前，台骀以疏导之法，让汾水从桀骜变得温顺，滋养出两岸的沃野；四千年后，这份顺应自然的智

慧，仍在汾河生态治理的实践中延续，让曾经枯缩的浊流，重焕清澈的容颜。

汾水的韵，浸在文人墨客的诗行中。汉武帝泛舟汾河，见碧波荡漾、箫鼓齐鸣，挥笔写下“泛楼船兮济汾河，横中流兮扬素波”的豪迈，将帝王的豪情与汾水的壮阔熔铸为千古绝唱。李峤以“彼汾之曲嘉可游，木兰为楫桂为舟”，勾勒出汾水的清丽雅致；元好问在汾岸哭祭大雁，以《雁丘词》的深情，让汾水多了几分婉约与沧桑。那些流淌在诗文中的汾水，或雄浑、或清丽、或苍凉，都是文人墨客对这片土地最真挚的咏叹，让汾水的文脉在笔墨间代代相传。

汾水的骨，铸在三晋大地的沧桑里。公元前647年，秦国粮船沿汾河而下，救济晋国饥馑，“泛舟之役”的佳话，见证了“秦晋之好”的温情，也彰显了汾河作为航运要道的重要意义。唐宋时期，“万筏下河汾”的盛景，让汾水成为木材转运的黄金水道，吕梁山林木经支流汇入汾河，束筏东下，滋养着都城的繁华，也留下了人与自然共生



太原汾河景区一瞥 (AI生成)

的印记。丁村人在河畔点燃文明的火种，晋文公在汾岸成就霸业，晋商借汾水之便积累资本……每一段历史，都与汾水紧紧相连，每一个故事，都为汾水注入了厚重的底蕴。

岁月流转，汾水汤汤。曾经因垦殖采伐而水量大减、赤足可涉的浊流，如今已重现“一泓清水、两岸锦绣”的盛景。亭台楼阁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，古老的汾河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。岸边古渡口的青石板上，还留着当年粮船停靠的痕迹，与不远处的高楼大厦交相辉映；晨练的老人、嬉戏的孩童，在汾水岸边勾勒出烟火人间的温情。这份古老与新生的交融，让汾水的文脉有了更鲜活的载体，它依

旧承载着三晋儿女的乡愁，依旧流淌着千年未改的文脉，那些沉淀在水波中的历史记忆、文人情怀、先贤智慧，从未因时光流逝而褪色。

汾水不语，却见证了千年沧桑；流水不息，更延续着文明火种。它是母亲河，滋养着两岸的生灵；它是文脉河，承载着晋地的灵魂。不必面面俱到地细数其流域变迁，不必蜻蜓点水地罗列其风景名胜，只需静听汾水潺潺，便可知三晋大地的厚重与灵动，可感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。汾水弦歌，千年不辍，这湾流淌在黄土高原上的清水，终将带着三晋的风骨，带着千年的文脉，继续奔涌向前，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篇章。

北纬38°的阳光

马道衡



万物生长靠太阳。离开坚守40多年的教学岗位，两年来，我靠着一缕缕阳光的照耀和温暖，走上了文学之路。

那是两年前的晚春时节，珠颈斑鸠、喜鹊接力伴着我返乡，麻雀啁啾声中酣眠于炕头，七彩野鸡送我返城。归来后欣喜难抑，我写成《枕着鸟鸣入眠》，发给《胶东文学》编辑部。8月，郭昊老师发来修改意见：语言不够诗意高雅。我按照要求将文章细细打磨，12月底，郭老师留言：“2025年第1期样刊已寄给您。”

我的2025年文学之旅，就在胶东半岛烟台市的阳光中启程。

1月底，《五台山》副主编玉光兄传来1期目录，拙作《遇见》竟是新栏目“新自然文学”开栏作。主编闫庆梅在“卷首语”中说，“新自然文学”突出一个“新”字……不再只关注大自然的山水风景，而要去关注城市丛林中人的生存境遇，要去关注乡村变迁中消逝的烟火记忆，要去寻找那些将个体命运织入时代经纬的书写，要把“自然”扩大至整个人类甚至宇宙空间，以更开放的形式，表达新的体验与新的思考。拙作《遇见》，写我到浑州州署“政协大讲堂”，聆听文友向奎讲浑州治所的历史沿革及变迁。拙文记录听众的投入、懵懂、窃语、不懂装懂，刻画了城市丛林中人的生存境遇，契合庆梅老师开栏理念。

五台山的阳光接力我，陪我前行。我骑车到野外跟草木虫鱼、鸟雀小兽说话。在恒山之巅邂逅苍鹭，蹀柳河时邂逅白鹤，认识了蓝尾喜鹊、黄鹂，感知鸟语嗅花香。有感而发，我写成了《群鸟携来春天》与《花香逗鸟语》两篇文章，前者被熊克芳老师刊在《大同日报》云冈副刊；后者被米珍芳老师刊在《大同晚报》随笔副刊，之后又被市作协主席侯建臣兄选编在《小品文选刊》。

三位老师的微笑就像云冈石窟大佛的微笑，浇灌我写作的种子发芽、拔节、开花，结出一枚枚果子。

11月，山东莱州市《散文诗报》主编惠民兄约稿，立马草就《冬天的风度》发去，12月31日刊发。校《北岳》，读乡党杨贵崇兄文《莲花山纪行——醉得蜻蜓春翅软》，心痒痒写了篇阅读札记《此情此景皆山乡》，发给《塞北文苑》主编黑牙，刊于《塞北文苑》六期。

12月15日，《伊犁河》毕亮兄留言要信息。询问方知，6月投的小说《蝙蝠飞向了哪儿》将刊发，这可是我去年刊发的唯一小说。

今年1月22日中午，微信公众号“老家山西”李平老师告知，我的作品《穿越身体的河流》获2025年“母亲河”征文优秀奖。

思维的指头划过烟台、忻州、大同、莱州、伊犁、太原，突然发现几座城市都处于地球黄金分割线北纬38°左右，那里汇聚着生物生长最需要的充沛光热、能量及各种稀有元素，滋养我心底的文学种子，茁壮成长；那些未曾谋面的老师的脸庞就是一轮轮太阳，他们的微笑就是煦煦阳光，照亮了我的文学之旅，启迪我的未来文学之旅，越过北纬38°，向南向北拓展。

上海外白渡桥的风，似乎永远不会变。

我站在桥头，手扶着那道熟悉的铁栏杆，听着苏州河水在脚下缓缓流淌。东方明珠塔在雾气中若隐若现，像一幅水墨画里晕开的淡影。我选了这个角度，因为我知道，55年前，外公拥着我，也是站在这同一个位置。

手机里存着那张黑白老照片。照片上的外公年近六旬，穿着灰色的中山装，精神矍铄，笑意荡漾在脸上。他身旁站立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——那个男孩，就是我。

我从小在上海外婆家长大，外公经常带我四处游玩，我与外公特别亲。等我八岁要回太原上学了，他就带我到外滩合影留念。

那时候的外白渡桥还没有今天这样喧闹，照片的背景里，只有几辆老式自行车和行人的模糊身影，不远处高大的上海大厦，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。

我举起手机，对准同一个角度，然后让旁边的行人帮忙，拍下了今天的自己。63岁的我，鬓角已有了白发，脸上也爬上了岁月的痕迹。

没有想到的是两张照片，隔了半个多世纪，在AI技术的帮助下，开始了奇妙的对话。

当我按下合成键的那一刻，奇迹发生了。

屏幕上，外公的身影从老照片里缓缓“走”了出来，稳稳地站在了我的身边。他的灰色中山装被桥上的微风轻轻吹动着，那熟悉的气息，仿佛透过屏幕扑面而来。然后，他抬起右手，那只骨节分明、曾经无数次牵着我过马路的手，轻轻地、稳稳地搭在了我的肩膀上。他拍

了拍我的肩膀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这组节拍，和童年记忆里一模一样。

小时候摔倒了，他会这样拍着我的肩膀说“勿疼勿疼”；会背诗词了，他会这样拍着我的肩膀说“我家毛阿奇真聪明”；离别上海的时候，他会这样拍着我的肩膀说“好好读书，听妈妈的话”……

屏幕上，外公侧过头看着我，目光里还是当年的那种慈爱与骄傲。他嘴唇微动，虽然听不到声音，但我知道他在说什么——他在叫我的小名。

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。苏州河的水依然在这里，外白渡桥依然在这里，上海的楼越盖越高，越来越多，可有些东西从未改变。外公走了也快40年了，但他拍我肩膀的那股温度，那个力度，那种安心，一直活在我的记忆里，也活在了今天这个由0和1编织成的奇迹里。

科技让时光倒流了吗？没有。它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在数据的长河里打捞起那些闪光的瞬间，把它们拼凑成一场真实的梦境。AI不是魔法，它不是真的把外公带回了人间。但它确实确实让那个动作——那个拍拍肩膀的动作，重新出现在了生命里。

55年过去了，外白渡桥的风还是当年的温度。

外公拍过的那个小男孩，早已成了父亲，也会用同样的力度、同样的节奏，拍拍他孩子的肩膀。

桥上的风继续吹着，我看着屏幕上定格的画面，轻轻地把自己的手也搭在了肩膀上，仿佛搭在了外公温热的手掌上。

重回温暖时刻

毛旭初

